

你 不 知 道 生 命 会 为 你 带 来

BLISS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土耳其] 李凡纳利(O.Z.Livaneli) · 著
贾文浩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LISS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土耳其] 李凡纳利 著
贾文浩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 (土耳其)李凡纳利著;贾文浩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402-2250-5

I. 伊… II. ①李… ②贾… III. 长篇小说-土耳其-现代 IV. 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1366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9-3027

BLISS; A NOVEL by O. Z. LIVANELI

Copyright: © 2002 BY O. Z. LIVANEL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EIJING YANSHA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作 者 [土耳其]李凡纳利

译 者 贾文浩

项目统筹 张红梅

责任编辑 毛 路 周娅书

装帧设计 焦 丽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李凡纳利是土耳其音乐、文化及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正如同这个故事已经赢得超过十万土耳其同胞的支持,我确信它将对法国的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李凡纳利是一位全才作家。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他探讨了现代土耳其最紧迫的问题。

——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朗

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

——希腊国宝级电影大师安哲洛普罗斯

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甚至以书迷的身份向出版社写了封信。

——路易·德·伯尔尼埃,《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作者

一起残忍的强暴,引领读者进入土耳其传统和现代的两个不同世界。

——芭芭拉·高史密斯,作家及历史学家

这本小说非常的聪明、诚实,它让我们对于土耳其以及它的人民有了较多的了解,也能够与他们感同身受。

——纳卡拉·凯立克,畅销书《外籍新娘》作者

情感丰富、饶具诗意并且充满神奇!……你会迫不及待想要一口气读完这本书!

——米基思·提奥多拉基思,电影《希腊左巴》配乐作曲者

这是所有评论家的推荐!作品扣人心弦,是展现当代土耳其的一幅动人画卷。

——《纽约时报》

无畏而有力！引人入胜而又祥和宁静，令人入迷。

——《洛杉矶时报》

热情奔放，充满了艺术的美感。

——《芝加哥太阳报》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将几个惹人怜爱的迷失灵魂汇聚到了一起。

——美国《娱乐周刊》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以三位标志性的主人公的故事，探索了现代土耳其社会的矛盾与多样性。

——法国《文化周刊》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以书中最残忍的暴行，最强烈的温柔以及最复杂的矛盾展现出了一个国家的灵魂。

——希腊《星期日自由新闻报》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作品，它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当代卓越小说，并继承了史诗文学引以为豪的传统。

——瑞典《赫尔辛堡日报》

评论家推荐之作！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纽约杂志》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将传统与现代的土耳其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BBC 英国广播公司

精彩的叙事，丰满的场景。

——《奥兰多周报》

气势磅礴,且饶有趣味。非常美。

——《新奥尔良蜂王时报》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富有现代性的故事。

——美国《书讯》杂志

这是一部令人大开眼界,感人至深的作品。

——美国《柯克斯书评》

李凡纳利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多样化的、引人入胜的当今土耳其。

——美国《图书馆杂志》

李凡纳利是一位充满力量的作者。

——法国《电视周报》

2006年4月,《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被法国2000家图书馆评选为“当月最佳好书”。

2006年11月,美国1200名独立书商组成的书商协会将《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评选为“当月最热门图书”。

2006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出于其“在文学上的卓越品质”被世上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授予“杰出新作家奖”,并被评为其在美国部分的“秋季最热门图书”。

2007年4月,《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被选为“意大利当月最佳好书”。

作者所获奖项

【文学】

1997 年,荣获“巴尔干地区最高文学奖”;

2001 年,荣获土耳其的尤纳斯·纳迪小说奖;

2006 年,被来自美国的世上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授予“杰出新作家奖”

2009 年,荣获土耳其文学中有着最高声誉的 Orhan Kemal 文学奖。

【音乐】

1982 年,所作专辑《法兰多雷唱李凡纳利的歌》(Farandouri sings Livaneli songs)荣获希腊年度最佳音乐专辑;

1982 年,为土耳其电影《自由之路》(The Road)担任配乐作曲,该片荣获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1983 年,《法兰多雷唱李凡纳利的歌》(Farandouri sings Livaneli songs)荣获了《西德评论》年度最佳专辑和荷兰的艾迪生奖。

1986 年,与希腊音乐家提奥多拉基斯(Theodorakis)合作音乐专辑荣获了希腊金唱片奖。

1999 年,荣获意大利“圣罗马最佳作曲家”称号。

2006 年,荣获希腊“提奥多拉基斯”音乐奖。

2006 年,荣获意大利“捷其诺·德欧诺”音乐大赛最佳外语歌曲奖。

【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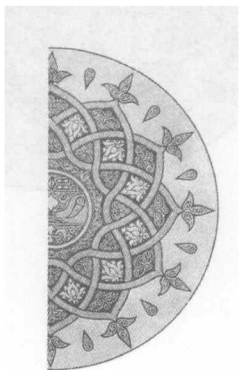
1987 年,所执导的电影《铁地铜天》(Iron Earth Copper Sky)荣获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1989 年,执导的电影《迷雾》(Mist)荣获法国蒙彼利埃电影节最佳影片和西班牙巴伦西亚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99 年,荣获土耳其第 37 届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2007 年,由原著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改编的同名电影荣获当年土耳其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 9 项大奖,作者本人亲自担任了编剧和原声音乐作曲。

2010 年,执导的电影《Veda》获得土耳其全国票房冠军。



译 序



本书作者李凡纳利(O. Z. Livaneli)是土耳其当代著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曾在斯德哥尔摩学习音乐,在巴黎和雅典居住多年。除致力于文学和音乐之外,也积极投身土耳其政治运动,是土耳其反暴力运动发起人。二〇〇二年出任土耳其议会议员。

在李凡纳利出版的六部小说作品里,本书公认是最重要的一部。二〇〇二年在土耳其问世后已经陆续译成了十几种外国语言,风行全球,得到了各国读者的热烈反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读了这部小说后,曾写信给作者说:“……三位主人公命运交织的动人故事,感染了十几万土耳其读者,同样也必将打动法国读者。”该小说在土耳其高居畅销书榜首,近年来也成为国际畅销书,获得过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图书奖项。

小说先用三条线交替叙述三个人的故事,开始并无联系,但随着故事发展,三个人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玛丽是个天真的十五岁少女,生活在土耳其东部一座偏远的村镇。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因此她一直被村里人认为是个带来灾难的不祥之人。她父亲和大伯住在一起,伯父既是一家之长,也是当地的教长。一次,玛丽在给大伯送饭时遭到了他的强暴,反被认为使家族蒙羞,伪善的大伯遂命家人将她关进马厩,希望她自己上吊自杀。但玛丽决定抗争。第二位主人公西玛尔是玛丽的堂哥,服兵役期间在东部山区与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作战。他退伍后回到村庄,接受父亲的命令把玛丽带到伊斯坦布尔去,要在那里伺机将她杀死。从东部的凡湖到西部的伊斯坦布尔,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漫漫旅途上,两个乡下人目睹了万花筒一样的新与旧、传统与潮流、保守与开放的对比。



西玛尔内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达目的地伊斯坦布尔后,在执行使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被玛丽的纯真所感化。另一位主人公是一名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授伊凡。虽然因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而颇有名气,家庭和社会地位也都令人羡慕,但他总感到自己的生活很乏味,人际关系的压力令他心里时常感到恐惧,以至于整夜失眠。后来他决定抛弃一切,悄然出走,来到爱琴海边租了条帆船,独自扬帆出海,去追寻自己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梦。

一次在海湾停泊时,他偶然遇上西玛尔和玛丽,对玛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好感。于是他热情地帮助、引导,使玛丽从一个无知的村姑,变成一位能够独立思考、处事冷静的成熟女子,同时也抛开了宗教的束缚。西玛尔虽然下不了狠心杀玛丽,但他一直为没有完成父亲交付的使命而感到内疚。不敬神的伊凡,总说玛丽比他聪明,他老感觉两人勾结起来捉弄他,令他恼怒气愤,使命感又被激活。当他终于发现欺负玛丽的罪魁,原来就是自己一直敬若神明的父亲,他的精神支柱也随之轰然倒塌。

故事的主线是一场未遂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就是指男性成员以捍卫家庭荣誉为由,杀害被认为与男子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家庭成员。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吻指责了这种在土耳其东部长期流行的陋习,认为它有悖人的良知。故事中的教长可以被视为制造这类事件的一个代表。作为当地教长,他是人们道德的楷模,可他却是个乱伦强奸犯,而且做了恶还能逍遥法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到头来受害人玛丽还要被加害于她的罪犯冠冕堂皇地判处死刑。结果玛丽遭遇了三重不幸,一是被强奸,二是无法让罪犯受应有的惩罚,三是被罪犯进一步加害。小说对教长的伪善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让人们对实际发生在土耳其每年大约二百例的荣誉谋杀案有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深切认识,同时也对土耳其东部妇女的悲惨地位和生活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小说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伴随着故事的发展,还生动地展示了土耳其社会生活的全景画卷,包括政治斗争、宗教矛盾、种族冲突、官僚腐败、文化发展、新旧对比,等等。其中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冲突固然引起人们关注,不过在媒体的大量报道下,人们对此已经耳熟能详了。更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发展。作者所揭示的文化状况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土耳其革命后,传统文化被西化所取代,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全盘西化的有些条件并不具备。结果是原来的没有了,新的也没学像。这种文化上的失落感,令土耳其知识界痛心疾首。作者处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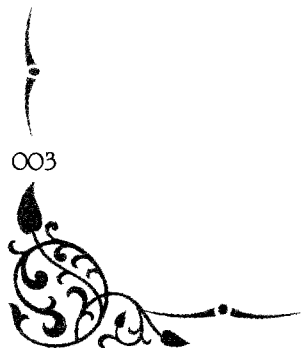
种文化变迁的洪流中,自然有切肤感受。不过,身在每一个古老文明之中的人,难道不都经历着类似的情形吗?

本书作者多才多艺,几乎被用滥了的多线叙述,在他小说里用得那么妥帖自然,天衣无缝。也许是得益于他音乐上的造诣,他的文笔自然清新而富有诗意。二〇〇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对本书作者曾有这样的评论:“李凡纳利对土耳其音乐、文化、政治具有重要影响。”这部小说就是上述评论的一个证明。从这部小说里,读者能看到一位天才作家提炼生活的本领,以及他庖丁解牛般驾驭语言的功力。也许这就是作者在全世界广受欢迎的原因。

现将此书由美国版英文本译成中文,首次奉献给中国内地读者,希望能引领读者追随主人公的足迹,进行一次横贯土耳其的惊险浪漫之旅。

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二〇一〇年三月



译序 001

- 第一章 玛丽的飞翔 001
第二章 教授陷入危机 013
第三章 纯真新娘，美丽新娘 020
第四章 厄运降临 029
第五章 人生是儿戏 036
第六章 西玛尔的秘密 041
第七章 公鸡为什么不叫？ 046
第八章 黑夜是堂吉珂德，白天是桑丘·潘沙 050
第九章 埋伏与笑声 054
第十章 老家 058
第十一章 英雄还乡 064
第十二章 永别 068
第十三章 海上泛舟 074
第十四章 黑色火车 082
第十五章 诺亚方舟 087

CONTENTS

- 第十六章 空中岛屿 095
第十七章 你见过奇迹吗？ 102
第十八章 新的旅途 112
第十九章 新的男女众神 120
第二十章 魔幻城市 126
第二十一章 真主孤一 136
第二十二章 这就是死亡？ 144
第二十三章 问答 153
第二十四章 只有人和鱼会郁闷 162
第二十五章 年轻身体的召唤 171
第二十六章 治愈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 177
第二十七章 无能的变色龙 184
第二十八章 秘密人人有 193
第二十九章 榴花飘香的房子 200
第三十章 驴子说了什么？ 209
第三十一章 疯狂的夜 217
第三十二章 真主是爱我的 224



第一章 玛丽的飞翔

在一个仿佛凡湖^①碧水般深沉的梦境里，十五岁的玛丽正翱翔天际，她洁白赤裸的身躯偎依着一只凤凰的脖颈。凤凰通体白色，和玛丽苗条的身体一样洁白无瑕，它飞得轻柔飘逸，像一片羽毛，背着玛丽舒缓平稳地穿过了朵朵白云。

玛丽双手紧紧搂着凤凰，心里感到无比幸福。清凉的微风温柔地抚摸着她赤裸的脖子、肩膀和双腿，她禁不住心中的喜悦，浑身一阵战栗。

“哦，神鸟！”她轻声自言自语，“哦，圣鸟！哦，福鸟！”

这就是祖母讲的故事里的那只神鸟；那长得又高又瘦，脸孔让每个人都害怕的祖母每晚都会祈愿赞颂这只神鸟。神鸟终于来了，来自浩瀚无垠的天空，不偏不倚正好停落在她家门前。它从所有人当中将玛丽叼了起来并放在背上，朝天空缓缓飞去。

玛丽从祖母的故事中知道，凤凰鸣叫时要给它奶喝，歌唱时要给它肉吃。要是满足了它这些要求，它就会驮着你不停歇地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不过，要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这神鸟就会发怒，会把你从它背上甩下去。玛丽以前时常听说这个故事，她相信那一定是真的。

向下遥望，凡湖的碧水波光粼粼。岸边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市，这座城市像极了传说中的伊斯坦布尔，有关伊斯坦布尔的传闻玛丽听说的实在太多了。她简直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这座城市移开。

忽然间，凤凰嘎嘎地叫了起来，尖锐的声音让她觉得非常刺耳。

① 土耳其东部的一座湖。——译者注，以下未特别标明的，均为译者注。

“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奶喝呢，福鸟？”玛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在空中找到牛奶来喂你呢？”

凤凰再次叫了起来。

“天哪，我到哪儿给你弄奶喝呢？”她又问了一句。“那头红色母牛每天早上乳房都是胀鼓鼓的，我每天早上都要给它挤奶，可它不在这儿呀。”

这只巨鸟叫得更响了，吓坏了玛丽，巨鸟愤怒地摇晃着，仿佛要把玛丽从它脖颈上甩出去。

“求求你！”她哀求着，“等我们回到地上我再给你找奶喝行吗？我会给你挤红牛的奶喝，它的奶又香又甜，你想喝多少就给你挤多少。”

这时，玛丽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既然母牛有大乳房，那她自己也有两个小小的乳房。她便把手放在自己的一个乳房上挤了起来，几滴乳汁从她蔷薇花蕾般的乳头流出。她探身向前弯下胸脯，用自己温暖的乳汁湿润了凤凰的头部。突然间，流出的乳汁增多了：最初那几滴变成了一股溪流，转眼间，乳汁像泉水般喷涌而出。

神鸟喝了顺着脖子流下来的温暖乳汁，心满意足了。

清风抚摸着玛丽的身体，她任凭自己随风飘荡。感觉自己轻飘飘的，有如身边拂过的片片白云。

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了凤凰发出的叫声。这一次是凤凰悦耳的歌声。

“哦，我亲爱的凤凰，在这七重天上，让我到哪儿给你找肉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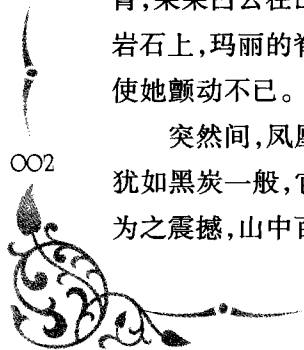
凤凰不停地唱着它的歌，玛丽也再一次向它哀求——这一次她实在是无可奉献了。凤凰开始发出可怕的尖叫声，玛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

“啊，荣耀的神鸟！福鸟！”她大声喊道，“求求你，请别把我丢下去！”

她害怕的事没有发生。凤凰没有把她从自己的脖颈上甩下去。

玛丽看到她们正飞近一座山，山顶高耸，直指苍天。锯齿状的尖峰刺破云霄，朵朵白云在山峰下方缭绕。这只巨鸟把玛丽放在巍峨峰顶上一块最尖利的岩石上，玛丽的脊背仿佛就要被刺穿。她纤细赤裸的身体猛地一抖，寒冷和恐惧使她颤动不已。

突然间，凤凰发生了变化。它长出了一身黑色羽毛，原本白色的凤头也变得犹如黑炭一般，它的嘴变化成一把血红色的尖嘴钳。凤凰发出刺耳的尖叫，天地为之震撼，山中百鸟无不仓皇奔逃。



玛丽惊恐万状。“我知道它想吃肉。”她心想，“它一定要吃肉，所以肯定要吃我身上的肉。刚才它喝了我的奶，现在要把我的肉身生吞下去。”

巨鸟把它血红的尖嘴插入玛丽的两腿之间，进入那令人厌恶与受诅咒的罪恶之所。“这不过是幻觉，”玛丽安慰自己，“不过是个噩梦罢了，不会是真的。”可是这么想也并没有让她感到慰藉。

玛丽拼命把巨鸟那黑炭般的脑袋从她两腿间推开，但是凤凰的力气比她大多了，根本不在乎她的两只小手，只管步步深入，并将她的身体一片片地撕扯下来。

突然间，巨鸟的脑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玛丽看见一张长满黑毛的男人面孔。玛丽一眼认出了这胡须，是她伯父。

“伯父，把你撕掉的东西还给我吧。”她哀求道。

有着人头和满脸胡子面孔的凤凰把撕裂的身体碎片还给了她，随后转身飞向了天空。

玛丽孤零零地留在山顶上。她把身体的碎片一块一块捡起来，放回到原来的地方。每一块又都恢复原状，并立刻愈合。

玛丽突然一惊，醒了过来。

“我不要醒来。”她心想，“我再也不要醒来！”她做的噩梦把她吓坏了，可是实际情形更可怕。

她睁开了眼睛——村里每个人都津津乐道的那双大眼睛。那是一双少有的大眼睛，各种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浓淡各异的褐色杂糅融合，实属珍稀罕见，有人羡慕，有人妒忌。她祖母临死前常把她搂在怀里说：“这孩子的眼睛比太阳还要明亮。”

玛丽意识到她正用双手紧紧护着自己的两腿间，由于用力过大，连双手都疼了。

话说回来，起码醒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她起码不再感到害怕了。她把伯父从脑海中清除出去；此刻，代替伯父在她记忆中出现的是那只凤凰。

她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去村外葡萄园边那间茅棚给伯父送饭的。她想不起来这个男人是如何扑在她身上强奸了她；想不起来她是怎么昏过去的；也想不起来后来她恢复知觉后，是怎么冲出茅棚夺路狂奔的。这一切都深深埋进了她内心的阴暗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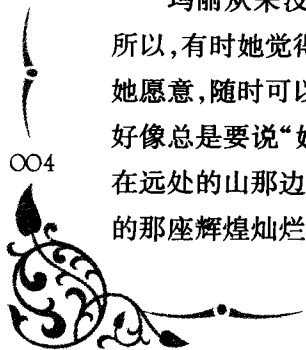
两个年轻人在墓地附近发现了她，她的皮肤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腿上残留着干涸的血迹。她吓得神志不清，浑身颤抖像只受伤的小鸟。两个年轻人抱着她穿过村里的集市，把她送回了家——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玛丽的家人十分害怕说起这件事，就把她锁进了宅子外面那间潮湿昏暗的马厩里。

玛丽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她在葡萄园茅棚里遭遇的强奸，也没有说出欺负她的人是谁。事实上，她开始怀疑那件事究竟发生过没有。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梦。她的记忆模糊了，记不清自己恢复知觉后做了些什么。整个事情在她脑子里成了一团乱麻，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但是她不能想象自己再叫他“伯父”了。她把那件事丢到了心里最深远的一个角落。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意识够不着的地方，它还是在那里潜伏着——伺机再次溜进她的梦中。

马厩里很黑，铺着薄薄的褥子。微弱的光线透过老木门的裂缝和房顶上那个小窟窿，若隐若现地从外面漏进来。在昏暗中，依稀能看见丢在角落里的不用的马鞍、鞍袋、缰绳、马具、一把干草叉，木架上堆放着的一排一排的东西，一只装干面饼、干葡萄饼的口袋，还有些装谷子的口袋等，这些东西很难辨认，但是玛丽把它们都记熟了，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她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凡湖边，这地方既是个村子，也是个镇子。她熟悉这里的每座房子、每棵树、每只鸟儿。那座被遗弃的亚美尼亚式的两层楼房就是她的家，里面的每个细节，都刻在了她脑子里：谷仓、简陋的浴室、泥炉子、马厩、鸡舍、园子、白杨树、院子。不管多小的东西，她闭上眼睛也能毫不费力地找到，就好像这东西是她自己搁在那里的一样。房子的木门上有两个门环，一大一小，是客人上门时用的。大的那个男人用，小的那个女人用。家里的女人一听敲门声就知道来的是男是女，大门环一响，她们刚好有时间把自己全身遮盖起来迎接男访客。

玛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就连眼前的那座山背面的模样也没见过。所以，有时她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不过这她倒并不担心，毕竟，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去伊斯坦布尔城。人们谈起一些熟人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时候，好像总是要说“她去了伊斯坦布尔”或者“他从伊斯坦布尔来”。玛丽认定它就在远处的山那边。她始终相信，要是她爬到山顶，就能看到村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那座辉煌灿烂的金色之城。



到这么近的城市去一趟倒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可是现在却不大可能了。不要说翻过那座山去伊斯坦布尔了,眼下就连近在咫尺的地方也去不成了,比如泉边,自己常去取面包的面包房,长辈带她去过的商店,那里香气扑鼻,满是五颜六色的布料,或者是去公共浴室,家里人每星期都要去一次,在那儿消磨一整天。如今她被关进马厩,家人把她扔进去,把门锁了起来。她遭到家人的遗弃,被孤零零地囚禁在那里。

玛丽就连跟她的姨妈和表姐妹一块儿去小便也办不到了。夏天傍晚吃过晚饭后,家里的女人们就会一块儿来到后院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蹲下来撒尿——大家边尿边说闲话。她记得有天晚上别人都尿完了,自己还淅淅沥沥滴答不停。“听呀,”她姨妈大笑起来,“玛丽人不大,尿倒不少,哈哈!”

“哎哟,妈!”她女儿凡特妈听不下去了,“人小跟尿有什么关系?”

玛丽没有妈妈。那可可怜的女人生下玛丽几天后就死了。当时村里那个年长的接生婆古力扎明白玛丽的妈妈已经快不行了,尽管古力扎反对,可玛丽的妈妈还是饱受了一番治疗的折腾。她被拴住脚脖子倒吊起来,村里的阿訇给她吹气,各式各样的人拿出的许许多多民间偏方都统统试了一遍。几天后,她咽气了,葬在了村外那片寒冷荒凉、杂草丛生的墓地,那里蜈蚣遍地、蛇蝎出没。

每天午后,玛丽的姨妈和继母都要在这座石头建造的二层小楼里的床上睡午觉。她俩把头枕在柔软的垫子上,能一直闲聊上几个钟头。除了她妈妈的孪生妹妹以外,玛丽的其他几个姨妈都很肥胖,臃肿的体型鼓鼓囊囊朝着各个方向扩展,不成模样。

玛丽再也不能听她们说闲话、跟她们去花园、和她们一块儿在厨房吃饭了。就连湖里打上来的鱼,她也没权利吃了。其实凡湖的水碱性太大,鱼没法活,不过在厄西斯附近,河水流进湖里那一带打上来的鱼,却是味道鲜美。而且家里一年四季都有罐头鱼吃。而现在,玛丽和一切可以称得上是享受的事情都无缘了。

她爸爸的第三个老婆朵安偶尔给她送点吃的过来,也允许她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方便一下,仅此而已。此外她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也不清楚等待她的是什么。有一两次,玛丽鼓起勇气向和她年龄相仿的朵安问起这事,但总是听到那种带着敌视口吻的回答:“你知道你做下这事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听到这话只能是让她更害怕了;下一次见面时,朵安提到了伊斯坦布尔。

自从玛丽身上的罪恶之处遭到侵犯后,玛丽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父亲。她

父亲言语不多,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家里当家的是她的伯父。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随便说话,连她父亲也不例外。伯父不仅在本村而且在整个地区都受到极高的尊重。常有带着礼物的访客,上门来亲吻他的手,表达他们的敬意。他脾气暴躁、严厉可畏,但他会背诵《古兰经》里的诗,遵从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他都以身作则。他作为那个地区的教区首脑,拥有大批追随者,甚至在山那边的伊斯坦布尔也有。

就是玛丽的伯父把她关进了马厩。他那愤怒的叫声依旧在她耳畔回响:“把这罪人关起来!”他那冷酷的话一想起来就叫她颤抖得更厉害了。

朵安最先告诉玛丽,她让家族的荣誉扫地。家人在村里走路都不能再抬头挺胸。

“女孩遇到这种麻烦会怎么样呢?”玛丽问过她的继母。

“会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有两三个已经去了。”

玛丽的恐惧减轻了点儿。因为对她的惩罚只不过是翻过身后那座山罢了。可是她觉察到了朵安的神色——她似乎在唱歌:“你会得到你该得的,孩子!”

朵安总是鄙视玛丽,如同鄙视玛丽犯下的罪过。她脸上露出的那种蔑视神情让玛丽不寒而栗。朵安走出马厩时还加了一句:“当然啦,上吊了的就用不着送走了。有的人自己找根绳子就解决问题了。”

继母走了以后,玛丽看了一眼堆放在自己周围那些编成辫子一样的缰绳和盘绕起来的绳索。难道他们把她关进马厩为的是让她自己上吊?屋顶上的大梁、斜搭在梁上的木杆、绳索,这些都很便当。要是有人想上吊,马厩是最合适的地方。

玛丽开始明白朵安那些冷酷的话和不屑的面孔背后的含义了。朵安一定和玛丽的父亲商量过这事。她是最年轻最后娶进门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在家里有地位。因为第二个妻子一直没有生育。

就这样,家族对她应得的惩罚做出了决定——玛丽应该在马厩里悄悄悬梁自尽,对外不声张,很快这一切都会被忘掉。这地方一个小女孩死去或是自杀,有谁会想到要过问呢?以前有两个女孩上吊死去后,其他人都戴上了一副悲伤的假面具,背地里却喋喋不休地说闲话,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玛丽来到一个角落从地上捡起一卷绳子,扭成辫子一样的绳子已经磨损破旧,在她手里散开了。她仰头看了一眼屋顶那几根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布满裂缝